

也許 就該 遇見你

幸福的試探



我走遍四方，自由來去，
總有個身影縈繞心頭，
繞了一圈，再回到原點，
望向你閃著淚光的笑容，
終於發現，
你我的重逢，
竟是為了印證愛情不滅的千古傳說！

天使 著

定價220元

特價 **119** 元

也許就該遇見你--

幸福的試探

作者／天使

發行人／詹慶和

總編輯／Laura Huerta

責任編輯／李莫言

出版者／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郵政劃撥帳號／18225950

戶名／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板橋市板新路206號3樓

電話／(02)89524078 傳真／(02)89524084

總經銷／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中和市橋安街15巷1號7樓

電話／02-22497714（代表號）

傳真／02-22498715

2003年7月初版

定價／新台幣220元

特價／新台幣119元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（未經同意不得將本著作物之任何內容以任何形式使用刊載）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也許就該遇見你/天使 著

初版 台北縣板橋市：雅書堂文化 2003〔民92〕

面：公分-

ISBN 986-7948-86-6（平裝）

857.7

92009470

也許

就該

遇見你

幸福的試探





卷之一

公元二千年，桃園中正國際機場。

一架紐約飛台灣的波音七五七噴射客機，在接機者的引領期盼下，緩緩降落。一陣喧囂之後，機艙門慢慢地開啓，旅客魚貫而出。其中有來自異鄉的觀光客，也有歸鄉的遊子，每個人臉上均是溢於言表的熱切之情。

只有一張臉例外。

那是一張不管任何人只消看了一眼就絕對不會忘記的臉。

兩道直入雲鬢的濃眉，強化了整個人的氣勢，微微上揚的眼角眉梢，更顯得英氣颯爽，搭配上挺直的鼻樑、稜角分明的唇線，使得那張臉除了令人不敢逼視的俊朗之外，還夾雜了些許屬於天地渾沌初開的、中性的、稚氣未脫的、穿越性別，介於男人與男孩之間，充滿神秘吸引力的獨特氣質。

然此時吸引眾人注視的，並不是那教人不忍把目光移開的俊美，而是那張俊美的臉上瞬息萬變的神情。

很少看到有人臉上的表情可以這麼複雜的。

毫不掩飾的寂寞、憤怒、哀傷……還有恨！

然而若仔細觀察，則不難發現，隱藏在層層疊疊的恨意底下，竟是排山倒海般，波濤洶湧的愛！與伴隨著『愛』這種情緒所衍生的思念、渴望、渴求與期待。

黎叛翼掏出一一直掛在胸前口袋的太陽眼鏡來戴上，整理一下心中起伏難平的情緒，緩步踏上這塊睽違了將近有十年之久的土地。

回來了。

長達十年的自我放逐終於結束了。

再度回到這塊既熟悉卻又陌生的土地，很難不有些近鄉情怯。

對於一般人來說，『回家』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，可對他而言，卻是太沈重的負擔，意味著他終於可以再見到那個女人了。

那個讓他想愛愛不到，想恨又恨不了的女人。

從下飛機到過海關，再走出機場大門，黎叛翼清楚地感覺到，自己吸引了多少傾慕的目光，其中絕大部份是來自雌性生物的愛戀，但也有不少是來自於同性的激賞。

一直以來，他都非常地享受這種眾所矚目的感覺。

尤其這幾年，在外頭過慣了居無定所的遊牧生活，眾人的注視對他來說，不啻為槁木死灰的生活中，一絲源頭活水，幫助他知道，自己其實還好端端地活在這個

世界上，並沒有隨著他早夭的愛情一起死去。

然而，今天的他異常焦躁，根本無心留意周遭的反應，只是低下頭，匆匆地穿過人群，大步地往出口走去。

反正這裡面沒有任何一雙眼睛，是爲了等待他的歸來而存在。

因爲他並沒有打算讓任何人知道他回來了，他不要讓她有時間可以偽裝自己。這一次，他要看到她最真實的表情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「嗨！」

冷不防背後結結實實地被敲了一記，回頭只見一張盈盈笑臉。

又是她！

黎叛翼幾乎要在心裡面翻白眼了。

這個開朗得似乎不識愁滋味的女孩，是他這段長途飛行的芳鄰。

回想起紐約登機時，他還爲了有幸能與這個嬌俏可人的東方美女爲鄰，而暗自竊喜著。

這個女孩雖長了一張深富古典美的鵝蛋臉，骨子裡卻是異於常人的落落大方，完全不具備任何中國傳統婦女含蓄優雅的美德。打從在他身邊一落座，就開始不停

不停地，一路上喋喋不休個沒完沒了，任憑精力旺盛如他，也忍不住要舉白旗投降了。

「你要去那裡？」

唐安琪終於鼓起畢生的勇氣，提出了這個她在飛機上想了幾千幾百萬次，卻屢屢到了嘴邊又嚥下去的問題，一顆心幾乎提到了喉嚨口。

爲了讓他對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她一輩子沒說過這麼多話，只爲引他多說個隻字片語。誰知道這男人的尊口閤得比蚌殼還緊，任憑她單刀直入地詢問、旁敲側擊地試探，始終問不出個所以然來，經過十幾個鐘頭的努力下來，她對他依舊是一無所知。

「對不起！不管我要去那裡，我想我們都不順路。」

好冰！

然而唐安琪並不氣餒。

這種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，一生能遇上幾次？這次要是放過了，可能就再也沒有下次了。一思及此，索性拋下無謂的自尊，伸手勾住他的手臂。

「那告訴我你的名字總可以吧！」

碰到這種連明示都聽不懂的女生，黎叛翼再也顧不得什麼紳士風度了，沒好氣地一把甩開她，轉身就走。

「我叫作唐安琪，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的。」

唐安琪的聲音還迴盪在機場大廳，而黎叛翼的身影，早已經走遠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驟雨初歇的陽明山上，和煦的陽光在樹梢間跳躍閃爍，每一片葉子都被春雨洗滌得如寶石般閃閃發亮，綠草的芬芳隨著清新的微風四處吹送，在藍得望不見一片雲的天空裡，隱約可見一道七彩霓虹。

放眼望去，一切是那樣的寧靜美好，美好得像一幅畫。

就連川流不息的時間，在這裡，都忘記了流動。

無論黎叛翼作了多少次深呼吸，卻是怎麼也無法讓紛亂的思緒稍微平靜下來。

隔著綠意盎然的矮樹籬，他幾乎可以望見，藍鈴蒔花養鳥的姿態。

像是下定了決心，黎叛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朝著卡通造型的對講機，用力地按了下去。

只不過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，卻已然掏空他全身的力氣，甚至必須要靠著身後的那一堵牆，才能夠繼續維持站立的身形。

隨即，門裡傳來一陣行雲流水的鳥鳴聲，輕靈得像是空谷回音，使站在門外的來人，所有因等待而衍生的煩躁不安立時蒸發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派好整以暇的悠閒。

等待，在這扇門前，變得怡然自得。

一朵忍不住的微笑，靜靜地，在他一直緊抿著的唇邊綻開。

這是自他回國以來，第一個發自內心的笑容。

真是敗給她了！

果然連門鈴都充滿了藍鈴特立獨行的風格。

可以因為這樣，就認為她沒變嗎？

黎叛翼輕輕聲地在心裡問自己。

卻是沒有答案。

彷彿隔了一個世紀那麼久，久到讓他幾乎以為又是一個十年過去了，才從門裡輕輕傳來一聲：「誰啊？」

乍聽到這個甜美的女聲時，黎叛翼原本紊亂得毫無章法的心跳呼吸，在同一時間，倏忽靜止。

老天！終於又聽到她的聲音了！

這十年來，他沒有一天忘記過這個聲音。

無論他是一個人睡在異鄉冰冷的床上，或者是一夜激情後懷裡還摟著別的女人。每當夜深人靜、午夜夢迴時，眼前浮現的，是她的容顏；耳畔響起的，是她的

聲音。

就是這個聲音的主人，讓他魂縈夢牽了十年！

此時的黎叛翼，宛如一名盲人，再不能見物，與這個世界唯一的連繫，就只有憑藉著他那一雙耳朵。

門內的絲毫響動，都令他神經緊繃。

此時，一串輕盈的腳步聲，由內而外，宛若輕風一樣地捲了過來。

黎叛翼閉上眼睛，幾乎可以看見，藍鈴以她那芭蕾舞者般，世上獨一無二的韻律感，穿堂過院，朝他直奔而來。

終於，大門緩緩地開啓。

藍鈴作夢也沒想到過，這個早在十年前，就應該已經從她天崩地裂的生命裡，消失得一乾二淨的男人，居然還有在她面前出現的一天。

心一緊，手一鬆，整籃剛洗好的衣服全跌在地上了。

黎叛翼心裡的激動絲毫不亞於她。

朝思暮想了十年的女人，此時此刻，就站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。

天知道他必須牢牢地握緊了拳頭，才能稍稍壓抑，那股強烈想要衝上前去，把她緊緊擁入懷中的渴望。

老天！她怎麼可以一點都沒變？

十年的歲月，非但完全沒有在她身上留下一絲一毫滄桑的痕跡，她半點也不肯長大似的，甚至比十年前更清新、更甜美。

當年他離開她的時候，她才十八歲，原是青春正盛的少女，卻因為被他傷透了心，而顯得有些早熟的沈鬱哀傷。事隔十年，他們再度重逢，照道理說，年近三十的女人，總該染上些許風霜，怎麼她卻像跳脫了時空的必然演變，兀自青春燦亮著。

就連最容易洩露女性年齡的眼角眉梢，也都還留有往日令他意亂情迷的單純與天真。

只一眼，他在她身上看到了被捧在手心裡呵護的證據。

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她的丈夫一定很愛她。

縱使百般不願，縱使明知接下來的每一個字，都將化為利刃，為已經傷痕累累的心再添新傷，他還是帶著充滿惡意的微笑道：

「好久不見了，大嫂。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這一夜，黎家的餐桌上熱鬧非常。

「你這孩子真是的！要回來也不事先打個電話，好讓我們去接你。」

盼了十年，好不容易心愛的兒子終於倦鳥歸巢，黎老太太現在可能是世界上最開心的母親了。

打從黎叛翼一進門到現在，她的一張嘴吱吱喳喳地，就沒一刻休息過。先是把他在國外這十年的生活點滴問了個鉅細靡遺，再把這個家十年來所發生過的大小瑣事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就連現在也是一樣，表面上明明是埋怨兒子不讓她去接機，可那語氣，卻像是小女孩在撒嬌一樣的可愛。

喧喧嚷嚷一整天下來，一直沈默地微笑著，看著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的老伴滿屋子轉，黎老先生這時終於也忍不住開口了。

「孩子的媽啊！這妳就有所不知了，翼兒是怕妳一知道他要回來，就開始食不下嚥、寢不安枕，到時候瘦得只剩下一把老骨頭，萬一被接機的人潮沖散了，他還得一塊塊地沿路把妳撿回家來拼起來，說有多麻煩，就有多麻煩！不過，我說翼兒啊！你也實在太亂來了，這樣不聲不響地就出現在家裡，不怕你媽樂得心臟病發作嗎？」

「哼！當初要不是你打死不聽我的勸，硬是要給兒子取這麼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字，他也不會翅膀都還沒長硬，就迫不及待地要離巢了。害我過了十年沒兒子承歡

膝下的生活，這一切可全部都要怪你！」

黎家的長子——黎明羽見父母玩得興起，索性也加入戰局。

「媽，雖然我從小就知道妳偏心叛翼，可最近我發現，妳愈來愈偏心得明目張膽、變本加厲了耶！您眼裡到底還有沒有我這個大兒子的存在啊？我每天噓寒問暖、晨昏定省，為取悅您老人家無所不用其極，二十四孝我看我只差臥冰求鯉沒試過囉！我這麼鞠躬盡瘁、死而後已，居然還得不到您的歡心，真是天理何在啊？」

只見一個昂藏七尺的的堂堂大男人，癟嘴皺鼻故作小媳婦狀，果然又逗得黎家二老開懷大笑。

自始自終，藍鈴只是在一旁安靜地看著這一切，以一種隱藏的姿態，安靜地微笑，安靜地感恩。

在這種閤家團圓的歡樂氣氛裡，她心中滿滿的、滿滿的塞滿了感動，滿到小小的身體再也裝不下，必須壓縮成液體，從眼中釋放宣洩。

感謝上蒼，感謝祂讓黎叛翼終於倦鳥知返；感謝黎家二老，感謝他們的寬大與包容。

雖然黎叛翼當初並不是為了她才遠走他鄉，可從原先計劃的一年半載的出國留學，最後居然演變成一走就是十年。是她害他們這十年來天天過著被思念與牽掛所煎熬的日子，可他們卻一點怪她的意思都沒有。當黎明羽表示要娶她進門時，他們

非但沒有反對，反而還昭告天下、大宴親友，爲他倆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。

這十年來，他們視她如已出，使得她在黎家的地位，漸漸地不再是媳婦，反倒比較像女兒了。

然而，她最最感謝的，還是她的丈夫。

當初她和黎叛翼的一段情鬧得滿城風雨、人盡皆知，于芊芊一天到晚找人來鬧，搞得她夜夜都要仰賴安眠藥才能入睡。然而真正把她逼到崩潰邊緣的，是黎叛翼的一走了之，也不管她能不能承受，就把所有的爛攤子都丟給她一個人去收拾善後。

在她身心俱疲、眾叛親離，生命中最孤立無援的時候，只有黎明羽，獨排眾議，始終陪在她身邊，什麼也不問，什麼也不求，只是默默地守護著她，一肩爲她撐起了半邊天。

於是，當連世上唯一的親人，從小與她相依爲命的老祖母也撒手西歸後，她答應了他的求婚。

不是爲了報恩，更不是爲了報復，只是那個時候的她迫切需要一個家，而他願意給她一個家，於是她嫁給了他。

沒有一絲一毫的勉強，她只當是上帝的旨意，命該如此，那就認命吧！她累了，再沒有力氣逆天而行。

然而十年的夫妻生活過下來，雖沒有乾柴烈火的激情，也沒有如膠似漆的甜蜜，卻也在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當中，一點一滴，慢慢累積了患難與共、禍福同享的深情重義。

她始終認為，這輩子可以就這樣『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』。

怎知走了十年的黎叛翼，居然如同鬼魅一般，陰魂不散地又出現在她面前。

「真沒想到，才幾年不見，大嫂的廚藝精進不少。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，當年妳好像連煎個荷包蛋，都有本事把它煎成一鍋混蛋呢！」

來了，該來的還是躲不掉。

藍鈴迅速地換上一張甜蜜小妻子的臉，在臉上拼命堆滿了幸福而滿足的笑容。

「這你可就有所不知了。俗話不是說『要抓住老公的心，得先抓住他的胃』嗎？爲了成爲一個『出得廳堂，入得廚房』的好妻子，我可是竭盡心力、煞費苦心呢！」

雖然早有心理準備，可親耳聽見『好妻子』這三個字從她口中說出來，黎叛翼心裡還是免不了了一陣刺痛。

「哦……那可真是『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』啊！這些年來，我無時無刻不在揣想，現在的妳會是什麼樣子，可從來也沒想到，有朝一日妳會也可以變成一個賢妻良母。」

「那裡，您過獎了。」

藍鈴依舊滿臉堆笑，可那笑容已經有些勉強。

黎明羽眼見苗頭不對，連忙出來打圓場。

「那來這麼多廢話？還不趕緊趁熱嚐嚐藍鈴的手藝，這些可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喔！鳳梨蝦球、糖醋排骨、韭菜炒蛋、高麗菜芽……噢，怎麼全都是你愛吃的？」

一時之間，全場靜默。

原本和樂融融的氣氛，頓時變得尷尬。

藍鈴和黎氏兄弟的三角關係，在這個家裡雖然早已經不是秘密，但大家都很有默契地，不去觸碰這個敏感的話題。就連這幾年，黎家二老雖然思子心切，可基於心疼黎明羽、也體貼藍鈴的立場，更是絕口不提黎叛翼的名字。

然而，大家伙苦心經營了這麼多年的平靜假象，眼看就要因為黎叛翼的歸來，而土崩瓦解了。

好好的一頓團圓飯，就在全家人各懷心事的沈默中，草草地結束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深夜。

黎叛翼手裡端著一杯酒，獨坐在露台上仰望星空。